康巴作家群

通往山上的路

■潘敏

通往山上的路，危险而又隐密。

因为，首先，我们必须得经过那幢黄灿灿的复古的建筑。这幢建筑总共六层，楼顶是很漂亮的斗拱，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而且每一层都会在外墙上挑出一些琉璃瓦搭建的屋檐，座落在山脚下凹进山体的部分里，显得既稳当又庄严。

这是气派的机关大楼，就连笔直平整的水泥马路，也像是专门延伸到它的脚下。四周平平整整的建起围墙来，形成了机关大楼特有的院坝，就这样与外面相隔，自成一统。里面停满了各式黑得发亮的小汽车。那些拎着公文包的干部们，一脸凛然之气，从这里进进出出。

记忆中那幢楼是被一个五观模糊的老头儿守着，一身正气，很有领导干部们的风范。我们出现在这里，像捅破了凝结在空气中那层的无形的防护罩。身体里那些躁动的因子，即使很小心，但仍旧从破裂的空气中一涌而入，在我们身体进入这个时空的同时，那些原有的沉静和稳重，也纷纷跟着动荡起来。

老头儿早已察觉到了异样，远远地就看到了我们，随手就抓起桌上的东西，摇晃起来，狠狠的，像是要打过来。仔细一看，才稍微安下心来，他手上拿的不过是报纸，或者是拉着长长的线的电话听筒而已。但我还是害怕他，就冲他对着我们咬牙切齿，骂骂咧咧的样子，我就怕。于是，只要他一扬起手来，我拔腿就跑，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其实我们不过是从他那里路过而已，我们最终的目的，就像玩游戏通关一样，是要经过预设好的关卡，比如门卫室，到达后院，翻过院墙，最后找到那条被绿色植物覆盖着的，隐隐约约出没在我们脚下的那条通往山上每一个角落的山路而已。

在那些天空一碧如洗，空气透明，太阳直射的中午，我们越过重重关卡，顺着山路的走势，已经到了山腰上。全城美景尽收眼底，县城像被轻轻地覆盖在了蓝色穹庐之下，进入了它的蛰伏期，纹丝不动。我们躺在毛茸茸的草地上，享受这静止的一瞬间，世间在这一刹那，变得干净而又美好。

我们躺在地上，汗流浃背，静静地感受着大地脉搏的抖动。一切隐密的事物正在这样的寂静中复苏，那些山间的植物、我们的汗腺，连着大地的呼吸，河流的奔涌都在万物应有的规律之下，秘密地进行着。

而在路的尽头，疲倦干渴之后，那里有一口浸水井。它向每一种生物敞开怀抱，当它们往里面探望时，它们看到自己那双晶莹透亮的眼睛，莫名感动。

这口井被开凿在了这里，在离山坡田地坟茔很近的泥土里，它像一个入口，被赋予了什么，但又隐忍地不能让世人知道。

大山里，总是一条路连着另一条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站在山的对面望向这座布满我们脚印的山路。不知道这些山体边沿的路径里，有没有一条能直达大山的腹心之地。谁都不曾借助这些漂浮在山间的纹路，找到通往森林深处或是山体内部的那条隐匿小道。

那些若隐若现的机关，或许就藏在那棵树杆最为粗壮的树洞里面，或许是那一丛丛挂满了经幡的碧绿的深处，又或许是与山体混为一团的岩石之间。而那条通向山脉最深处的必经之路，他向世人隐藏起来。没有人会知道，那里是否居住着熊一样的精灵，背对着外面它一无所知的世界，孤独地在那里埋藏着的不知是满满的宝藏，还是深深的寂寞。

但，我总是希望它们能够存在，就像那些奇迹一样。至少，能让那些迷路的人找到生活的另一种希望。

后来，我搬到了这座山的山脚下，通往后山的入口也开始增多，人们可以从四面八方涌向山上，我不再去翻院墙爬后山。

夜晚，我能从厨房的窗户望向半山腰，庞大黑暗的山体中间，随着山路起伏的浪潮，那些栽着高高路灯的地方，仿佛迸溅出一朵朵柔柔的昏暗的浪花，在晶莹微弱的闪耀。这一排灯光像母亲温柔的手，温柔地环抱，向两边一直漫延到更深更黑的深处，静谧而又孤独。它大概是在褪去白天非凡的热闹后，才更加显示出这深深的孤寂的吧。

它从来没有被如此关注过。过去那些只有我们才知道的，隐藏在植物深处的老城墙，只留下长长的一截残垣断壁。舅舅说，那是过去光阴留下的痕迹，一个家族落寞的见证。我一直以为，它就默默地存在于此。在我身体老朽不能走路，攀爬之后，它就一直隐藏于我们的脑海深处，直到我们消失的那一天，连同我们的记忆一起消亡。从此没有人知道它曾经的存在。

但是现在，有更多的人知道它了。因为这条山路，除了在泥土上浇铸了路面外，还修建了一些亭台楼阁，小桌小椅子。更重要的是，它被赋予了一个华丽丽的名字——阿里布果。它吸引了许多城里的人，他们沿着这条小路看到了它，在他们的叹息声、讲述声中，它依旧巍然而立，风格永存。

人们喜欢这里，因为在这座一年四季都有风穿过的城市中，他们早就习惯了站在山谷的河岸里仰望三山夹着的上空的那一块小小的风景。然而现在，忽然来到半山坡上，远处近处的风景尽收眼底，豁然开朗。那些人生中的不愉快，伴随着爽朗的空气飘然而去。

山势平缓开阔的地方，拥满了房屋。游人目光如织，羡慕这里村民们的田园生活，他们生活自如，担着粪去浇地，打扫院坝，修葺房屋，院子里的花草茂盛得漫出院墙。

另外，还有一些老式的木板房，由那些外来打工的人租住着。在机关干部们悠闲的茶余饭后时光，这些勤劳的人们，也迎来了一天之中最为惬意的时刻。虽然还饿着肚子呢，但步伐却那样不急不徐，手里拎着刚从市场买回来的价钱便宜的五花肉，还有几瓶解乏解渴的啤酒。这样愉快的傍晚，属于每一个懂得的人。

我熟悉这里，就像我的鞋子早已熟悉了泥土的气息。在我长大以后，内心复杂，满眼仇恨，可是我的内心仍旧能观照到这些外表下的每一寸土地。因为在那里，有支撑过我们身体的小草在年复一年地生长，那里的土地记住了我们的体温，收留过我们埋藏的小鸟。

小小说

纠错

■朱瑾洁

今天，朱儆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到了地上，他的房子终于有个叫陈明的人要买。按理说，在省城能有这么一套住房已是相当不错的了，可朱儆的工作并不在这座城市，研究生上完后，他选择了留校，前几年，父母在时，朱儆逢年过节还回来一两趟，可自打他父母去世后，朱儆就没回去过，因他是独生子，能走动的亲戚也都在边远的农村。这几年房产不景气，再加上老房子结构不大合理，一直是有行无市，现在好了，陈明是铁了心的要买他的房子，且出的价是前几年的好几倍，朱儆怎能不高兴，何况，陈明也是个爽快人，一天给朱儆打电话，立马要给钱，朱儆也是个实诚人，不过户也不想要人家钱，事先谈妥了，等十一长假吧。

高兴归高兴，可一旦房子确实得卖了，朱儆的脑袋“嗡”地一声，莫名的酸楚顿时袭上心头，毕竟老房子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自己的美好童年就在这度过的。这些年下来，无论走到哪里，朱儆像惦念着父母似的，时不时地想起老房子，现如今，老房子即将离他归人，他的心里一下子就恋恋不舍起来。

离放假还有一天，朱儆等不及了，匆匆请假便赶了回去，他想再仔细瞅瞅房子，拾掇拾掇，给街坊邻居告个别，顺便把头年补办的新房产证找出来，好去办理手续。

第天一大早，朱儆约着陈明到市房产局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两人把资料递交后，等了老半天，看着工作人员拿着资料鼓弄一阵微机，并把资料整理好后，朱儆舒了口气，心道您好歹审完了。可就在他窃喜的当儿，朱儆被突然告知，你身份证与房产资料上的名字是同音字，必须办理房产“纠错”。一听“纠错”，朱儆乐了，赶忙翻弄出房产证，有点得意忘形地说，俺头年儿就“纠过错”了，边说边拿着身份证和房产证指划给工作人员看，工作人员说，这个我不给你争辩，我也想给你办理，可电脑上显示的是朱“散”，而你身份证上的却是朱“儆”，让你说，我们怎么给你办理？你要必须首先得“纠错”，要不然，我无法给你办理。

原来，当初办理房屋遗产继承时，办证的也没在意朱儆的“儆”会是儆子的“儆”。朱儆更不会在意办证的会把他的字打成“散”了，再加上，当时啥都不讲究规范，要搁在现在就不会发生了，可毕竟多少年过去了，朱儆要追究的，他也得怪他的父母，你想啊，世上的哪个字不好，他俩人非得把孩子往食物上扯。这许是挨饿时期，朱儆的父母把“能吃把儆子”作为当初的唯一念想，孩子一出生，脑袋瓜子一下子就蹦出儆子来了，所以，不存在丝毫异议，“儆儿”就成了父母的心头肉，无论白天喊儿吃饭，晚上唤儿回家睡觉，儆儿，儆儿，成了父母双亲雷打不动的口头禅，后来，一直到朱儆上学，也没再想给他起个学名，而是连根稻子叫，直到现在，朱儆还是被叫做“朱儆”，只不过喊他名字的人如果不看身份证或是户口本，是无论无何也想不到朱儆的“儆”字会是儆子的“儆”。当时朱儆拿证时，他也没在意，可等想卖房子却找不到房产证而去补证时，要不是工作人员告知让他“纠错”，朱儆至今还不知道名字会被打错呢。

于是，朱儆到市房管局调档需要修改的房屋信息表，又到父亲工作单位出具了五份正确的房屋资料附表，加盖了父亲和他及妻子三方单位的公章。朱儆和妻子又以产权单位的名义填写了三份纠错申请表，随后，朱儆带着这些来到省直机关职工住房管理中心，办理纠错、审核盖章。之后，朱儆又带着纠错申请，拿着身份证，到财政部门加盖了盖章。等一切办妥，朱儆又折回房管局，还算顺当，不到十分钟，朱儆就拿到了新的房产证。

可现如今，卖房要过户了，却还要纠错，朱儆有点无奈地对房管人员说，那会，我拿着新证时，还特意询问了办证人员，我的“名字”是否真的给改了过来？她还让我看了微机，我看得真真切切，电脑显示的确确实实是儆子的“儆”，而不是散会的“散”。没等朱儆说完，房管人员急着问朱儆，你拿到房产证后干嘛呢？朱儆疑惑地说，回家了。房管人员一拍手，大声说，这就对了。朱儆伸长脖子仔细瞅看着电脑，问房管人员说，对啥了？房管人员说，你在拿到房产证的同时，还得带着“纠错申请”在房管局修改电子信息。边说边指着电脑说，我说的没有错吧，你没申请修改，这个“散”怎能改成那个“儆”呢？朱儆瞅了半天，一头雾水，心道房管局难道是两个单位，这是咋回事啊？

交响诗画 第2211期

雪花

飞翔吧，奥林匹克

■许亮

乒乓

鲜花和掌声
悄悄淹没了
曾经的挫折和伤痛
那时，训练室里
美丽的弧线
恣意挥洒汗水和泪水
忽然听见
旋转带来的风声
那是一个民族的脉搏
在跳动
燃烧吧，力量
把伤与痛
纷纷倒进历史的长河中
如果有一天
我不小心砸到了脚
请不要责怪孟子
他是一名优秀的陪练
也不要听武王的悲歌
不如学孔子
两手都能硬

游泳

一条戏水的鱼
沿着月色游走
忽然，耳畔响起呐喊声
快游！
还有母亲的叮咛
上岸！
声音忽近忽远
心里莫名感到危险
本能地伸手一抓
就抓到了终点站
还有掌声和鲜花

马拉松

一朵彼岸的花
从希波时代发芽
飘过遥远的昆仑
开到东方新世纪
在北国的晚风里
雄鸡起舞
在南国的小路上
巨龙欢腾
珠穆朗玛也为之侧目
从金山，到新模范
一路栽满茂盛的茴香树

跳水

鼓起勇气
踏上人生的跳台
起跳
从心开始
翻转
恰如命运的起伏
自我价值
全在于面对困难的态度
做人也要端正
如此，遇水而止
不给凡尘留一点浪花
就是人生最美的姿态

竞走

连续
就是规则的全部
做人也要
一步一个脚印
知足
不仅是长乐的前提
更是要知晓
自己脚下的路
去往何处

举重

秋是夏的尾巴（组诗）

■白俊华

阳光

拽住，夏天的尾巴
一路攀升
直到把田里的高粱
映得满脸通红
豆荚咧开小嘴笑了
一不小心
让圆圆的心事
点缀了季节的风景
一朵云飘过来
试图抓住你的手指
却不料
触动了镰刀的雅兴

枝头

枝头有果实，很红
站在树下的孩子
仰起脸
露出，甜美的笑容
一只小鸟飞过来
落在叶子中间
像一个小小的标点
动来动去，仿佛
要把收获的章节
标注成一段又一段
成熟的旅程

蟋蟀

总是在夜阑人静之时
透露心声
遍布乡野的空灵之音
陶醉了月光
酣畅了星星
此时
萤火虫提着一盏灯笼
正顺着你的触须
指引的方向
点亮，窗棂里
一个，一个，又一个
斑斓的梦

行走与记录

康巴艺术节散记

■杨全富

一

前些天，在康定，我们为了能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本届康巴艺术节，每日挥汗如雨地排练，一天下来，满身的臭汗，满脸的尘垢。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穿透我们裸露的皮肤，留下一道道黑白相间的图案，辛苦之余，我们依然在北门广场上不厌其烦地将锅庄舞演练了一遍又一遍。一场舞罢，只想瘫坐在地上，然其中之乐趣妙不可言。

康中校，到处都彰显出强烈的文化底蕴，以及悠久的历史。于我而言，那是我的精神食粮，一幅标语、一个展板，都让我驻足观看，并小声地默诵。在林荫道上，我寻觅着青春的记忆，找寻过去的难忘岁月，将自己无时无刻地融入到这里的一草一木中。

一间教室内，我们二十五人将领取了的棉被按一定的顺序铺开，第一夜，身下薄薄的一层床垫，身上仅约一公斤的被子，清晨，从折多山顶顺着折曲河吹来的寒风鼓荡在狭长的沟谷中，那寒流从教室门缝里、窗缝里挤了进来，突然间，将我们仿佛置于无边的旷野之中似的，几位同处一室的年轻老师，本来是雷都打不醒的年龄阶段，不过在寒流的袭扰下，从梦中醒来，将那床薄薄的棉被裹了又裹。最后，实在忍不住了，爬起床，在教室里走动驱寒。第二天，上级主管领导得知我们的情况后积极争取，为我们增添了棉被，终于解决了睡觉难关。

说到生活，其实与我们在康师求学的生活比较而言，有了很大的改变，二十几年前，在康师求学期间，伙食团的伙食差不多都是一成不变的莲白肉片，土豆丝肉片……在那个年代里，只要有肉片，不亚于山珍海味。如今，虽然菜的花样有五个以上，不过嚼在嘴里，已没有二十几年前的香味。平时的生活好，嘴已被惯坏了。

二

一声苍凉之音忽然响起，刚才还喧嚣的现场顿时寂然无声，八千余名观众随着舒缓的旋律，内心充满了期待和激动。

当第一乐章的主题曲奏响时，一群身着红色衣裳的青年人踏着激越的鼓点，甩动如云的彩袖，呼啦啦间布满整个广场。此时，从广场的四角转出婀娜多姿的女孩扭动着曼妙的身姿，像仙女一般翩翩而来，最后夹杂在红色的彩袖之中，如精灵一般在红色的世界里翱翔。一百余名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身着甲胄，扛着红黄相间的旗帜如一股平地刮起的旋风呼啦啦地冲进场地中，每一面旗帜上都书写着“岭”字的藏文音节，寓意甘孜大地上曾经身经百战格萨尔王军队的威武雄壮。

在本次开幕式中，锅庄舞独领风骚。锅庄舞，也叫“圆圈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由来已久，本是一种无伴奏的集体舞。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吐蕃王国时期，源于民间祭祀活动。“庄”作为藏区特有的一种音乐文化形式，在甘孜大地上，因为不同的气候特征、风土人情，呈现出不同的唱腔、舞步等。在第一篇章中，道孚县的玛尼锅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整个锅庄队全由女孩组成，衣服颜色以深红为主，裙子上缀有圆形的图案，舞步的跨度较小，起初为埋头前进，音乐较为舒缓。后来，随着音乐节奏的加快，每一名舞者都昂起了头，双手在两肩旁举起，手指打开，如佛灯状，并有原地飞速旋转的动作。从这里，结合舞蹈的名称，我们这些局外人看出了一点门道，这舞蹈与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丹巴锅庄队是一支服饰有别于其他队的锅庄队，其中女孩的服饰风格更是一绝。传说丹巴人是西夏王朝的后裔，血管里流淌着贵族人的血液，因此举手投足间尽显高贵典雅。丹巴又是古时东女国的故都所在地，自古以来就出美女。为此，服饰有别于甘孜藏族女性服饰，头上是黑色的帕子，上面用丝线绣满了各式花纹。衣服是长及脚弯的黑色短衫，外面还披上一件黑白相间、用羊毛制成的披衫，下身为一袭华美的折叠裙。舞动中，黑白相间的披衫就像流动的云朵，华美的折叠裙就像孔雀靓丽的羽翅在现场翩翩起舞。诚然，锅庄舞增色的一大因素是华丽的服饰，但最主要的是内涵。丹巴锅庄吸纳了五条沟谷中嘉绒民族锅庄舞的特点，编排出地域文化特浓的老少皆宜、欢快优美的舞蹈。舞动中，张弛有度，时而轻踏慢舞，时而热情奔放，从舞步可以看出丹巴农耕文化的发展之源。

石渠锅庄也是本次艺术节中的一大亮点，石渠县的锅庄舞也叫“真达锅庄”，因发源于石渠县真达乡而得其名。舞蹈动作以剽悍雄健、舒展奔放、活泼开朗为特色。当密集的鼓点敲响，一群身着黑色藏袍的青年小伙和姑娘们甩动色彩分明艳丽的长袖，踏着轻快的舞步向表演场地中涌来，每一位小伙脚蹬黑色的马靴，更加突出了草原小伙的高大。舞动中，脚步以踏和甩动为主，彰显了雪域高原儿女驰骋草原，与风雪抗争的豪迈性格。

锅庄舞，是康巴历史文化的动态展示。可能，每个观众在舞蹈里看到的信息各不相同。然而，作为一个康巴人，我为自己能参与艺术节而自豪，为自己是一个康巴人而自豪。